

國朝文類

九



國朝文類卷第三十一

記

石田山房記

馬祖常

桐柏之水發爲淮東行五百里合潯潢山谷諸流
左盤右紆環繚陵麓其南有州曰光土衍而草茂
民勤而俗樸故贈騎都尉開封郡伯浚儀馬公實
嘗監焉公之子祖常少賤而服田于野以給饘粥
鄉之人思慕郡伯之政念其子之勞而將去也廼
爲之卜里中地亟其葺屋而俾就家焉屋之側有
崇丘可五七丈溪水傍折而出岸碕之上嘉樹苞

竹蒼蔚蔽虧前爲木梁梁溪而行周垣悉編管葦
門屋覆之以茨歲時里隣酒食往來牛種田器更
相貰貸寒冬不耕其父老各率子若孫持書笈來
問孝經論語孔子之說其耕之士雖饒瘠寡殖不
如江湖之沃饒然猶愈於無業也祖常者因樂而
居焉於是名其屋曰石田山房且自爲記與圖以
屬當世能言之士請爲賦詩異日使淮南人歌之

小圃記

馬祖常

余環堵中治方一畛地橫縱爲小畦者二十一塍
崑崙奴頗善汲晝日絙水十餘石井新浚土厚泉

美灌注四通春陽土脉亦僨起古所謂滋液滲漉
何生不育者信矣哉雜蘆菰菁蔥薤諸種布分
其間柵以稽薪限狗馬越入蹂躪圃在前時爲故
主馬廐土有糞合水之膏澤併漬之後菜熟芼羹
以侑廩米之饋餽吾於世資蓋寡取也如是可日
計矣學子汪琬曰鑄鐵作齒綴于橫木使土平細
尤宜菜余謂不然土之力完則殖繁若力盡則亦
不殖矣因爲治小圃記

上都分院記

馬祖常

天子歲省方留都丞相侍省中率百官咸以事從

或分曹釐務辨位考工或陪扈出入起居供張設具或執橐鞬備宿衛或視符璽金帛尚衣諸御物惟謹其爲小心寅畏趨走奉命罔敢少怠而必至給沐更上之日廼得一休也惟詞臣獨無它爲從容載筆給輶傳道路續食持書數囊吏空牘旬日不一署文書夙夜雖欲求細勞微勤以自効而亦無有然後知上之人不欲役其心使之研精於思慮而專以文字爲職業非如衆有司務以集事爲賢者也至治三年汶陽曹公子貞分直學士院實應從行祖常攝官待制聯屬以偕上日懼譴薄無

以稱其官幸遭逢國家治康內外清謐臣隣廉恥
不煩訓誨蠻夷懷柔不待約束所以敷宣播告之
辭猶慎且簡間爲民歲而祠其祠之祝亦不誣神
而夸故其意質而文又寡是以益積其蘊蓄而不
得肆發而爲詞詩以形容國家太平之功乃更相
與樂其秩之美而憲其被光寵於明世也吾徒之
服是選者良亦榮矣夫良亦貴矣夫可不研精於
思慮以俟上之召必蹈渾噩之實而列陳之則庶
乎不戾於躬也不戾於躬則於古也近矣志諸壁
因以存故實云是歲六月翰林待制承務郎兼國

史院編脩官馬祖常記

績溪縣尹張公舊政記

宋本

徽之績溪人程燧走京師致其邑之老之言曰今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張公當大德十年尹吾邑有善政去二十二年吾民未嘗忘使燧口其事之徵於神者一徵於人者七將求文章述載刻金石以傳吾子攻文辭聞四方敢請予曰當在官樹碑頌功德藉曰有禁不爲於去之始必待二紀之久何也曰吾邑之老曰公之政著吾邑人之心吾邑不必碑故不謀之始去去闊焉若是而終

將碑者蓋天下行省十民物浩穰莫吾江浙若郡
邑數十百守令廉墨哲愚不齊小民遠朝廷被刻
害者多而守令率中人十七八不能不計利功公
以良民吏獲知於上歷顯要來參預吾省政事故
將傳以警凡有民社者俾慕以思企及則吾江浙
數千萬人庶日就安樂不然吾邑之人耄語壯壯
語弱語穉固不忘也奚求堅於石曰是固然然
徽江浙屬獨不病識者之議媚夫人乎曰吾儕小
人固嘗竊惑於是吾邑之老曰夫嫌賢者不避吾
將以警在位期吾東南民安樂可以嫌遂已曰昔

宋璟當國廣州民刻石頌德璟奏禁止公法璟碎
女石奈何曰苟得刻吾子文一日即碎其事之傳
固不可遏而足以警職字民者矣吾邑之老比羸
糧主進以遣燧也固已集閭巷反復計之矣以爲
無不可故來願無讓曰然則請其詳曰歲丙午丁
未邑荐饑民或攘竊自活胡寄者聚羣不逞將據
山林負固嘯劫爲公覺皆就禽且勸分振乏民得
不死殍不魚肉於盜邑歲貢金三鉅視民田多少
爲賦貧者或鬻求業富民而不更籍吏驗文書徵
貧者如故往往被箠楚破家負責遁逃公一責諸

田今所主家貧者悉得蘇舊徭役弗均無條教繩墨公召民俾度力所堪第高下自承皆不敢隱列爲簿帳始終相沿民獲其平國制用中原兵戍江南列城非大故不易而兵若民異屬萬夫長千夫長百夫長恃世守凌轢有司欺細民細民畏之過守令其卒羣聚爲虐或訟之有司舉令甲召其偏裨共弊則諾而不至事率中寢民苦無可奈何邑戍卒許來孫尤縱暴民陳亨愬之公遣吏語其長曰若兵爲凶虐速械以來則罪止其身不然且具若姓名以御衆無紀統聞諸司憲二者若擇之其

長皇恐索來孫縛致受罪後或以徼巡當至村落
間亦必白始敢出雖出民雞狗不驚邑之十一都
有死比丘棄谿中不知主名公以事道溪側忽羊
角風擁馬首旋不已公顧吏吾聞長老言羊角風
多異物憑附豈比丘有靈耶因祝期三日必索賊
爾者償死命乃物色鉤致之則死者爲慧能竊其
主僧普成私藏成殺之成遂伏辜邑之孔子廟壞
又無田食師生公新廟復出奉錢率僚友與儒之
富者買田供祭祀饒羞文教以興邑吏程汝楫貪
而險以贓罷居里中無以生偵民有少不平嗾其

訟佐之請謁己旁緣自資且既餌臨政者因持其短長以蠹民梗政莫敢何問公發其姦杖之按法塗其門側垣爲赤方大書識其惡豪猾屏息此徵於人者也邑有神汪姓自唐廟食至宋得王封甚靈吏廉明敬共者禱兩陽灾福必應有羣虎繇無爲絕江入宣歙境食人畜邑被害尤甚畧奔無所施公潔齋禱神居無何第五都里畱夫上言有異獸若彪然逐虎食之虎畏駭悉去不敢留此徵於神者曰若此已乎曰公之卹民隱理民利病甚多故吏耆年亭父落長嘗奔走左右者少日老以耄

老日病以死今可一二目之者此也然耄壯弱稚以公政之善著之心者則不以能舉其迹多少爲在亡也嗚呼三代直道而行者斯民也徽俗厚矣政之善能使人不忘宜也無足異予獨愛績溪之人然其知有未盡者夫尹是邑嘗有善政閱二十二年來爲參知政事以耳聽目視相接固可勸官東南者而朝廷拔循良至位宰執使天下後世知黜陟以道不旣美乎予初第時已聞公廉直精吏事爲聞人入翰林則又知公以左司郎中鯁亮言天下事積忤權姦爲忤恨至得禍不避遭中廢士

大夫翕然高之及起而參議都省事予爲兵部員外郎則又見其臨事剛特不少懲以替績溪之老烏知國家用其尹者不翅善其邑之政也昔裴均以故相臨藩方其屬韓愈第以其貴富爲記其少時河南府同官立石均故爲參軍舍庭中則固不以媚自疑且不以去之久而不之文也用是爲記公舊政暨邑人所未知俾歸刻之以風勵字民者公名毅字彥弘雒陽人泰定四年二月奉政大夫中書省左司都事宋本記

水木清華亭記

宋本

至治三年予過朗周君景春語予吾白馬湖園田
子嘗觴其會心亭者吾歲再三至至輒留數十日
雖頗野逸吾猶以近城郭過客夥往往聞官府里
巷事爲可厭別買小山教山驛旁築亭其上距城
六十里而遠非親戚故人来候終歲無通刺者其
奇勝岑蔚視白馬湖不啻什百因共往臨觀裴回
忘歸暮就宿亭中既別君以北懷其境必形思夢
數數念君爲能自適蓋親大林丘山者莫樵牧農
夫若然其目不知書詩昧道理勞斧斤耜耒指跣
脛胫無毛以登陟作業雖日涉祇見其苦常試問

之將悼其生之在野又烏知愜心目高深耶知者
獨士大夫士大夫有良田美池可以適者詎止君
然不得如君者恒多苟名士大夫率不甘湛涪稠
人中必振拔自豪求尺寸名詫九族儕類西東馳
驚無已時其鄉有十年廿年不至者况良田美池
否則斲至集農夫耕穫校斗斛合龠詐欺不得自
休息又否則射歎飢穀積授枚識出布籌會入窮
日疲極而睡旦復乘車騎馬還市中視邸舍化居
自適之樂奪矣君爵祿不入心又不肯自嬰世故
聞人爭競是非遠避如不及至山中納屨策杖脩

然徃來林下遇田父道人坐談或略具酒茗資笑
樂種黍豚雞播若字如干悉置不省於是山林可
愛而玩者若皆効竒以出不爲外奪故也它士大
夫能效君則其園田詎皆無竒是非君擅有斯樂
不讓人不即之耳予雖知亦無田不能自還今茲
日戴星入曹局治文書徃徃不遑食暮歸脫冠帶
惛然就枕當是時思自適周氏亭中邈不可得既
以賢君又恨樵牧農夫之悼在野也初君求名亭
以記諾之三食新矣弗果其子鼎亨游京師復以
君意趣亨歸乃追思所履以睹者名亭曰水木清